



考驗的开端

殷志揚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考驗的開端

殷志揚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內容介紹：本書包括七個短篇小說：

“當祖國需要的時候”寫一羣工人響應黨的號召，不圖自己生活安逸，支援國家新建企業的需要。

“雨過天晴”寫工人們在汛期奮不顧身搶救器材的英勇行為。

“三個青年工人”寫三個不同性格的青年工人，在友愛、團結、互助中改進了生產技術，提前完成了國家交給的任務。

“青工賈國龍的故事”寫青工賈國龍克服缺點的故事。

“考驗的開端”寫一個學生出身的材料員，如何在羣衆影響下逐步安心工作的故事。

“可喜的一天”寫一個採購員如何正確處理家私和工作關係的故事。

“黃金”寫工人們積極找竅門增產節約的故事。

8321

432

考驗的開端

殷志揚著

江蘇省書刊出版事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七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美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或1/32 印張2 3/8 字數45,000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1—3,100

統一書號：10100·300

定價：(6) 二 角

目 錄

当祖國需要的时候.....	(1)
雨过天晴.....	(8)
三个青年工人.....	(18)
青工賈國龍的故事.....	(32)
考驗的开端.....	(47)
可喜的一天.....	(59)
黃金.....	(64)

当祖国需要的时候

党支部書記林君彥同志从工業局党委会开会回来，帶回来一件任务：工業局要从厂里調走两个車工和三个鉗工，到別的新建立的工礦企業崗位上去工作，必須在三天以內把人准备好，第四天就要集合出發了。

臨散会时，局長握着林君彥的手說：“老林，我們要掌握原則完成任务，千万不能犯本位主义……”

“局長，你放心。”林君彥笑着說。

到厂时天已黃昏了。林支書跳下自行車，晚飯也顧不上吃，就通知厂長、工会主席和青年团支部書記到會議室开会。他宣布了这件事，要大家發表意見。“我很高兴，我們國家的工業發展得这样快！”工会主席朱華热情地說。

厂長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鏡說：“我保証搞好这件工作。”

“我們青年团员一定帶头，响应祖國号召！”团支書坚决地說。

接着，大家都提出了具体的关于工作進行的意見，最后决定了：根据現場工人人数和技術水平及政治質量，初步拟定了五个人，是車工駱守民、胡德生、鉗工白利先、白瑞先、陈祥。其中駱守民和陈祥是青年团员，其余都是老师傅。

第二天早晨上工前，林支書找了車、鉗兩組的小組長來談話，說开了这件事，并攤出名單來征求他們的意見。

“到啥地方去呢？在啥个厂做呢？”車工小組長何师傅提出

一串問題來。

林支書說：“這連我都不知道，到臨走那天總可以知道的吧！听局長的意思，大約在東北地區。”

何師傅皺皺眉望望鉗工小組長繆師傅，意思是：到啥地方，做啥个厂都還沒定，這哪能開口呢！你的意思……

繆師傅端詳了一会名單，老不吱聲。林支書問他：“老繆，你有意見提嘛！”

繆師傅脫下八角帽，搔搔頭髮，遲疑地說：“這……比方說，白利先兄弟倆家眷多，還有個七十多歲老母親；胡德生呢，他的老婆一定要扯後腿的，老胡能不能扔得下呢？……再說小陳吧，他十多年沒見過面的老母親要從鄉下到南京來‘團圓’哩！小路更不必說哩，成親才一個多月，他跟玉英小兩口子熱呼得很，能舍得分開嗎？……”

何師傅說：“他也說得太过火了，簡直在給他們五個‘強調’嘛。我的意思是：不妨找他們談談看，我們也不能把人家‘覺悟’估低了，尤其年輕人，比我們老头子的腦筋新，也許說去就去的！”

林支書點頭說：“何師傅的話滿有理，‘三反’學習後，大家的政治覺悟更不能和以前比啦。這是國家的號召嘛，他們會熱烈响应的。你倆先分开找他們交換交換意見再說吧！”

當天中午，中飯剛吃過，林支書和工会主席朱華在办公室里說話，办公室的門推開，青年團員陳祥走了進來，他滿臉泛着笑。

“陳祥同志，繆師傅跟你說了嗎？”朱華性急地問。

“支部書記，工會主席，”陳祥朗朗地，一字一字地說，“我爭取第一個響應號召！”

“你的母親呢，不是說要到南京來嗎？”林支書問。

“她還沒有動身呢，我下午就拍電報回去叫她不要來了。”陳祥的聲音里充滿了驕傲，“我一想到自己是個青年團員時，就沒有什麼考慮的了。”

“好同志！”林支書和朱華都快活地喊起來。

上工了，林支書偶然在工務室碰到何師傅，他在弄清購工具和材料的事。林支書問他：“給胡德生和駱守民他倆說了沒有？”

“都講過了，老胡啥話也沒有講，就祇有小駱，他說要考慮考慮呢。”

下半年，放工鈴剛響罷，駱守民跑來找林支書了。他兩只油黑的手捏了團棉紗頭在亂擦，高大魁偉的身體，站在辦公桌前就像一尊鐵塔，可是他的面上却露着孩子氣的忸怩的神情，不言不語的。

“一切情況何師傅都告訴你了嗎？”

“告訴我了。”小駱的頭低垂下去，臉上“轟”的紅了。

林支書正望着他。

忽然，小駱抬起頭來，慢慢地說開了：“林同志！我要向組織上反省我的自私自利的壞思想。何師傅給我提了這件事，我心里就犯了愁：‘去呢？還是不去？’干活也沒心思了，我已經接連二十五天沒出廢活了，偏偏早上車壞了個‘套筒’，惹得小組里同志都批評我了；中午回家和徐玉英說了，她聽了一點不動

声色，倒反問我：‘你的主意怎么样？’我心里很乱，支支吾吾地說：‘我走了，你一个人在这里过不慣吧？要就两个人一起去，可是到什么地方还没定呢。’她說：‘我倒没有什么，怕你过不慣吧！’她这句话打中了我的心病……”

林支書忍不住微笑起來。

“她后來說：‘我知道你是恋家恋我，为了这个，連國家的号召都不响应嗎？連組織的分配都不服从嗎？你这样并不算爱我。’听了她的話我心里动了动，但仍决定不主意，她就認真嚴肅地批評起我來了：‘你在“三反”學習当中批判了資產階級自私自利思想嗎？你現在就是自私自利的思想表現。’我心里亮了一下，又听她說：‘你不要忘了你是个青年團員，要起帶头作用嘛，有什么退退縮縮迟迟疑疑的呢！要我們到哪里，我們就到哪里，这是需要呀！’这下子我心里真的亮了，我才下了决心……”

“要得，”林支書拍拍他的肩說：“团沒有白白的教育你們！”

駱守民臉色開朗，露着牙嘻嘻笑，輕鬆地說：“林支書，我还不夠堅定，以后我得更加勤學習才是哩！”

他們正說話間，一个工人推門進來，是車床老師傅胡福生，他臉色很緊張，气鼓鼓的。

“怎么样，”林支書笑着說：“夫婦吵過嘴了？”

“沒有，”胡師傅不好意思地說，“只爭了几句，我打上半年得了这个信，心里乐得开了花，盤算該帶些什么被服走哩。可是回家和小福娘一說，她就潑起冷水來了，唠叨了半天，反正

叫我不去，那股落后勁可別提了，我真恨她，解放这么多时候，也在夜校里學習过，可那死腦筋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胡師傅，”小駱在旁邊插嘴說，“你可不能把婦女都看成是落后分子呀！”

“不，我說我那口子……是嘛，婦女進步的也不少，看，老白兄弟倆回家一提这事，他那七十多歲的老娘就喜得合不攏嘴，說：‘去，毛主席看中我的两个兒子，我为娘的也光榮哪！’白利先的老婆在旁只咕噥了一句：‘你們两个都去嗎？’老太太就向兒媳說了一大套道理，成套成套的，半天才住口，噫！她可真進步哩，我那口子連她的影兒也趕不上呢！”胡師傅一口气說了一大段，停了停又接着說：“小福娘不要我去，我坚决要去！末了她問我：‘鬧了半天到底到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厂子呢？是不是还干車床？’这可把我問得楞住啦！何師傅給我說时还没有决定哩，这怎知道呢？可是我还一个勁的要去，我相信共產党、毛主席，我給我那口子打通思想，我說：‘小福他娘，你記不記得沒解放前國民黨反动派把我們压迫得好苦呀，做了一个月活，掙的錢餓不了十天的嘴。那一次，材料庫丟了段鋼料，硬編是我偷的，警察局蹲过了两三夜，挨过皮鞭，末了放出來，可是事却丟了，一家子活不下去。末了求爺拜娘的托工头梁阿毛才算進了厂，还花了五十塊白洋，还得改名換姓，处处躲着不能見人。为了还五十塊錢的債，我受过梁阿毛多少气惱！家里天天有了一頓沒一頓，你和小福出去賣香烟，又給流氓打垮了攤子。小福瘦得皮包骨，每夜都哭得不住声。那时候，我們整天盼星星盼月亮地望解放軍打过長江來，望共產党、毛主席來

救我們，好容易盼得解放了，天地都翻過身來，什麼都變了，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工人會當家做主人，我會和廠長、支書他們一起討論廠里的事。填卡片時，我又找回了自己的老姓名了，家里也有吃有穿了。小福居然會從小學畢業，進初中去，這是誰給我們的？難道我胡福生能那樣沒天良，剛拔了刀子就忘了疼嗎？’小福娘給我這長篇大論一說，勾起她的‘苦’來了，抹起眼淚來了。我心里好煩躁，扒了半碗飯就向廠里來了，臨出門我關照她打點打點我的行李。她抽抽咽咽地說：‘你一定要去，那你就去吧！’我是無論天崩地塌都去定了，我把我交給毛主席，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。”胡師傅愈說愈興奮，激動得滿臉緋紅，兩眼閃亮。

林支書拉住他的手，親熱地說：“老胡，你可真了不起！”

駱守民在旁一直聽得出神了，這時才醒過來，滿心滾熱，忍不住伸開兩只粗胳膊攔住胡師傅，狂喜地嚷道：“向你學習！向你學習！我的好師傅……”

胡師傅打趣着說：“放手，放手，小夥子的勁不小哩，把我的肋骨攔斷了，可不好為人民服務了！”

林支書不由大笑起來，一回头，看見窗外走道上有兩個工人走過來，遠遠的在向他招手，仔細一看，可不是白家兄弟倆一先一後地走來了嗎！

“看，老白兄弟倆來啦！”他喊了一聲，就性急地走出門去。在門口碰到他們，沒等他張口，白利先就說了：“我們兄弟都去！行李在打點了，說走，拿腿就跑。”

林支書又樂又感動，兩手扯住白家兄弟只是笑，半晌才說。

了一句：“你們可都是好样的人哪！”

白氏兄弟俩笑得闔不攏嘴。

胡師傅和小駱也跟着走了出來，小駱問：“两个白師傅，主意打定了嗎？”

“没有什么可考慮的，”白利先說，“毛主席一直是照顧我們的。”

“祖國需要我們嘛，”白瑞先說：“再說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从这块走到那块地，还有顧慮的話，那还像主人翁嗎！別忘了，同志！我們是工人哪！”

“对！我們是工人階級呀！”林支書激动地重复着說。

這句話像一种金屬的回声，清脆有力，在空气中震盪，長久不絕。

雨 过 天 晴

今年的七月和往年大不同。本來該是太陽晒得皮膚出油，汗水直流的時季，眼前却連日光都難見面。大雨從早下到天黑，從半夜下到天亮。

雨水引發了山洪，漫天鋪地地湧來，泥黃的水浪張牙舞爪地吞沒道路、莊稼……舔卷着工廠周圍的長圩。

好容易盼到天亮日出，天总算放晴了，水总算退下去了。車工師傅鮑長法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抬頭看看天，藍空白云，明明是個好好的晴朗夏天呀！誰會想到幾個鐘點前是那樣的驚心動魄的洪水之夜呢！

鮑長法是不願回家的，要不是組長老黎和小武他們見他熬得兩眼血紅硬逼他回家睡覺的話，他會絞干衣裳站到車床旁接連再干八小時生活的。他在緊張防汛時倒不覺得疲勞，現在却一步拖一步，恨不得身邊就是床鋪，橫下去就睡。

到家了，一進門，五歲的女兒阿卉就跳上來，抱着他兩腿，仰起頭歡喜地嚷着：“爸爸！你怎麼沒有回來睡哩！”

鮑長法摸摸女兒柔軟的頭髮。孩子穿件粉紅衣裙，看看自己，身上還披着下水堵圩洞時小武借給自己的棉襖，他隨手拿了下來扔在椅子上。

“爸爸在哪裡的呀？”

“廠里！防——汛——”他伸開手脚在床上躺了下來，舒服地合上眼。

“什么？”孩子愣住了。

老鮑一睜眼，两只水汪汪的烏黑大眼直瞪着自己，那股憋气……他心里一陣甜意，親了親小卉：“小笨蛋，爸爸跟水打仗呀！”

阿卉知道有人在寵她，躲在他身边，嬌声嬌气地講起話來。老鮑忘了睡，一老一小玩起來了。……

大門“吱格”一声开了，有人來家。老鮑探头張望，不是別人，是鳳蘭，阿卉的母親。

“你出去了嗎？”老鮑說：“我当你在灶間里呢！”

孩子見了娘，奔过去纏住了，看看有沒有从街上帶了吃食來。“姆媽！糖糖，还是餅餅？”阿卉抓着娘的拳头，一扳开，空的，两只手都是一样；失望了，拉着她娘的衣服。

馬鳳蘭啐了一口，手一捧進屋來了。

阿卉想不到甜的鹹的沒尝到，反招了娘的討厭，小嘴一扁，眼睛要下雨了。老鮑忙把她一摟，威嚴而慈祥地說：“不許哭！爸爸明天帶糖給你吃！”

老鮑看看鳳蘭，心想：她又在煩着什麼了。他沒有猜錯，馬鳳蘭是心里有事，她坐下來，一只手支着头，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。

“你什么时光回來的？”

“才進門哩，和阿卉玩了一刻，想好好睡个覺，一夜沒有合眼皮……”他不禁打起呵欠來；但馬上又變得熱烈了：“噢！鳳蘭，我告訴你，昨夜好緊張呀，活像在火綫打仗樣，基建課千把包洋灰，四五个鐘点里全部搶了出來。你們組里的趙桂凤、李

秀蓮都表現很出色哩，和男同志一般高低，百十斤壓在手里穩當當……唔，怎麼？你……”

老鮑看看她。馬鳳蘭一點沒有被感染，眉頭皺得緊緊的。

“還不舒服嗎？那明天不能上班了，我替你再請天假吧。”

原來馬鳳蘭和鮑長法在一個廠做工。他解放前就在廠了，鳳蘭却才由臨時工轉成包裝工沒几个月時光。前些時，她頭痛發燒沒能上班，剛是今天假滿，所以老鮑憐惜她，以為她的病還沒好。不過說實話，鮑師傅更擔心她鬧情緒哩。馬鳳蘭平日心地偏狹一些，一旦走出了小家庭進廠和大家廝守在一起，難免各處有點三差四不合的。包裝小組長趙桂鳳對老鮑說過：“馬鳳蘭工作積極，人也和善，就是有點不開展，除了上班八小時心就不在廠里了，小組里的事好像不大放在心上似的……不過話又要說回頭了，她才進廠幾天哪！你看李秀蓮，剛來時悶聲不响、自管自，可是現在是團里的積極分子了，干活學習都走在別人前頭，變化多快呀！……鮑師傅，我們該多幫助她，你做愛人的責任就更大啦！”

老鮑心里有數。如今見她這模樣，就不得不打破沙鍋問到底了。

馬鳳蘭愁眉苦臉地說了：“高資鄉下來了掛號信，我娘村里，水都進床下了，日子一長久，房子保不住……”她噎住了，摸出一封團得很皺的信來：“她問我怎麼辦？……喏！你也看看！”

老鮑看了信，心里也犯愁起來：“你的打算呢？”

“當然回去羅！我娘只有我一個親人，我不管她，她還有活

路嗎？”她抬起頭，眼里噙着淚水：“我出去打電話問車站，近來車子很少，下半年兩點有班慢車到上海，算算不到天黑能到家了；我們倆一陣去，阿卉托隔壁何師母照顧幾天再說。”

“媽媽！外婆家，我也去……”

老鮑把阿卉一攔，慢慢說：“我可去不成哩！”

她兩眼朝他眨眨，不滿地：“你不去，我一個人也行呀！反正娘是我的嘛。”說着，起身要走出去。

“你，到哪里去？”他知道她心里有氣了，問話就委婉些。

“人民銀行拿儲蓄去。空着兩手好意思見人嗎？”

“鳳蘭！”老鮑重重地叫了一聲。她轉過身來，一雙淚水盈盈的眼看着他。他思想亂了：算了，少說句把落個耳邊清靜好睡覺；不行！趙桂鳳說自己有責任，這就是責任；一股熱氣溢上心頭。

“鳳蘭，我勸你也不要走了！有了來回路費和買長短買的錢，倒不如省着寄給娘了；要是有人照應的話，送她上車，到南京來住不也好嗎？我老早勸她出來了！”

馬鳳蘭叫了起來：“你不回去，還拖我的腿，害臊不害臊！自古說‘女婿作半子’，我娘听了氣傷心哩！”

老鮑明知一時三刻說不醒她的，但是“鑼鼓開場，衣袍出箱”，这台戲总要唱下去。他拉她坐下來細談；鳳蘭不依，氣呼呼地靠門站着；他怎知道，她心里是多麼難受和焦慮……

“我倒不是不要你看看娘去，你的娘也是我的娘……不顧你走，是為我們的廠着想呀！”

這時，高大明亮的車間、整齊油亮的機床，在馬鳳蘭腦海

里閃了過去。她知道廠好，但沒理解它是國家的財產，是人民的命根子，是工人一滴血一滴汗建設起來的。廠比家比母親重要的多。

老鮑还是有些激動，越來越真誠地說：“你看看吧，雨水日夜不停，洪水衝着工廠，前幾夜真害怕人哩，全廠人都拿性命出來拼了……我們組里，老黎、小武幾日幾夜沒睡好，堵涵洞、推土車哪樣不干到；幾個婦女，像趙桂鳳守夜、挑土都搶在頭里，就連進廠喜歡哭鼻子的李秀蓮也很不錯呢，……在這樣緊張時光，多一個人就添一分力量，你倒想離開大家，離開廠……”

“你不要再朝下說了！”她發起火來，面孔燒得通紅，工廠的影子給她娘的面孔遮住了。她粗聲粗氣地說：“你再替我續兩天病假好了。”

老鮑也生氣了，他嚴正地說：“我可不會騙人，要請假你自己到人事課去。”

馬鳳蘭咬咬嘴唇，掉頭就跑出去了。

× × × ×

馬鳳蘭，氣沖沖地向工廠走去。一路上，太陽暗淡起來。

走近了工廠，嘿，她不由楞住了。幾天沒上班，工廠變了樣，工廠周圍多了一道丈把高的圩埂，圩埂外一片黃水……她只好脫了鞋襪，光着腳板走路，走在被沖壞了的路基上，瓜子石片戳得她直皺眉頭。

“喂，讓開點！”

她一閃身，兩人推拉一部土車過去了。那推車的正是鮑長

法組里的老黎，平時老黎除了上班外總是收拾得干干淨淨的，藍制服、黑皮鞋，可是眼前他却是短褲紅背心，渾身是泥水，面孔瘦了。

“不要立在路當中，人家要跑路，曉得嗎？”

她又讓到一邊。又是土車，拉車的是車工組的學工小武。他認識她，見面就說了話：“噢，是你呀！鮑師傅辛苦了一夜天，你不在屋裡招呼他，跑來做啥？”

她面上一陣熱。心想：“我能說嘔了氣來的？他要是問：‘爲了啥事情？’我能說‘爲了我要回鄉下去，他不答應么！’他再要盤問，我能回答說‘家比工廠要緊，我要請幾天假，回家接娘去？’”——她爲難起來，急忙想出句話來搪塞了一下：“到廠里來看看。”說完急忙走開了。

鳳蘭摸摸自己滾燙的面孔，心裡有些窘。她朝辦公大樓走去，樓下堆滿麻袋、草鞋……。人事課門鎖着，他們也出去防汛了。

她想找找人事課的小沈。出了大樓，她却一步一步挪不動了。是腳疼嗎？不是，是心底隱隱有層說不出的感覺……

突然娘的影子在她腦子里閃過，她記起還有三四個鐘點火車要開了，請假手續還沒辦哩，曠工她是不干的。走走停停，她心裡鬥爭：“找小沈怎開口？人家白天黑夜防汛，我偏偏要回娘家！……”

她沒找到小沈，卻來到了女工宿舍。宿舍里很靜，趙桂鳳睡着了。看看她那泥污的衣裳，疲倦的面孔，馬鳳蘭想起了老鮑說的那些事來：同志們這幾天是多麼辛苦呀！想到這裡，她